

煌瑛
著

原创网超人气巨作

穿梭人世与冥界的纯美绝恋

冥

MINGJIE

界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那一世已成流水，何必用前生去纠缠
用来生去考验？

煌瑛 著

冥界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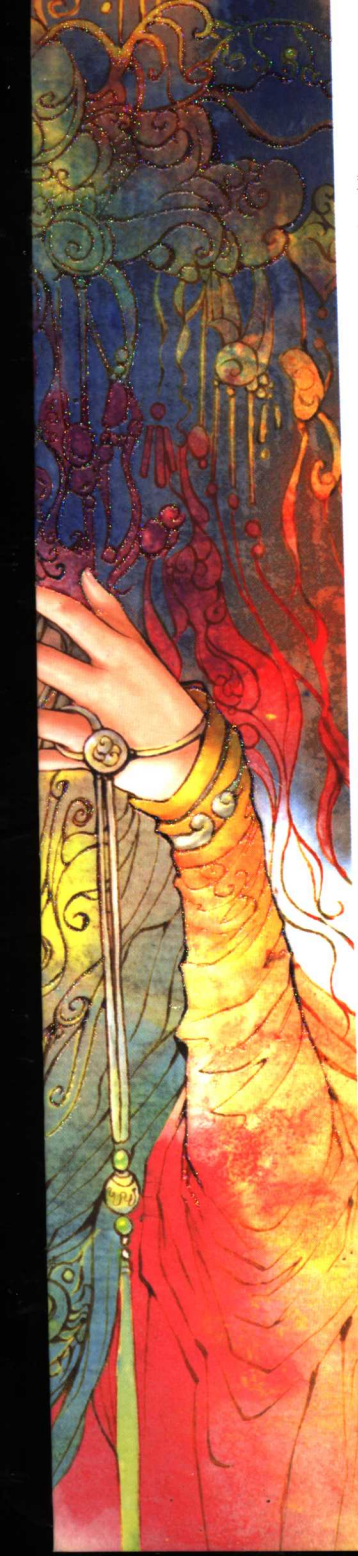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冥界/煌瑛著. —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2006.4
ISBN 7-5057-2170-4

I. 冥... II. 煌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4785 号

书名 冥 界
作者 煌 瑛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
规格 890×1240 毫米 32 开本
9 印张 300 千字
版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
印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7-5057-2170-4
定价 19.00 元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 100028 **电话** (010)64668676



传说，在生灵转生之前，必须将它对世间的留恋涤净。它对功名的留恋，归于冥界动地殿；对情爱的留恋归于冥界拂水殿；对于人世的怨恨归于冥界劫火殿；对于世俗的烦恼归于冥界摇风殿……经过净化而无杂念的精华，称为“魄”。将魄与生灵合为一体的工作由转轮王完成，之后，此生灵即步入“六道轮回”。

原红曲在20岁生日那天得知，她就是二十代拂水姬。从此，她穿梭于人间与冥界，见证着这些鬼神的爱恨忧愁：当所爱的人被打入深深的黑暗，黑无常放弃了自己神圣的身份，选择了呆在她最近的地方；原白无常，现任阎罗大王，竟是被后羿射落的太阳神；十大阎王之首的秦广王，为寻找丈夫一次次闯入地狱；美少女剑客冰莹，却是当年的越国公主；而自己的前世，竟然是天上的菊花仙子，曾有一颗流星为她流过泪……

作者简介

焯瑛，即便终日与严谨打交道，却始终充满着儿时的幻想——那个梦与童话的世界。在一段段的憧憬里，在一段段的故事编织里，那个世界开始渐渐成形，渐渐，就成就了一朵温暖。

而今的焯瑛，踩在梦与现实、爱与幻想的边界线上，打算就这样继续走下去。



青春学院·幻想系·2006级

《悟空前传·斗佛》路飞的小猪 著
悟空总是懒懒的，漫不经心的笑。
而佛的笑有如莲花。
那天，佛问悟空，
你以为你真的是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吗？



青春学院·纯爱系·2006级

《对不起，我爱你》[韩]李庆熙著
暴风韩流 全韩超人气之首
这一段韩爱石头人看了也会落泪


“我爱你，真的，真的很爱很爱你！从五岁就开始爱上你了，整整20年了……”也许这世界上，暗恋中的女孩，都像恩彩这样无可救药。即使是棵生长再慢的果树，也该熟透了吧？



《恶作剧天使》俞欢欢 著
有你的回忆，才是真正一直温暖我的东西……
2006 最要命的青春读本

T大的秘密花园
张扬的青春期
樱花树下的少年简单干净
明媚的初爱清澈温暖……

更多精彩，敬请期待……

责任编辑：汪 媛
策划编辑：钱丽娜 徐曙蕾
封面绘图：李 堃
装帧设计：奇文云海 
qwyh_cn@yahoo.com.cn





002 拂水殿

托父亲的福,原红曲在二十岁那年,从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女学生,变成了幽灵鬼魂和地狱官员的朋友,还获得了日后到地狱工作的资格。

025 黑无常

当所爱的人被打入深深的黑暗,他放弃了自己神圣的身份,选择了待在离她最近的地方。

038 白无常

地狱里最古老的官员,不能离开地狱的天帝之子,他唯一的幸福是:引领自己珍视的人——在他们离开人世的那一时刻。

044 姻缘

不会错的,她就是你轮回这么久要找的人——唯一的爱人!

051 追忆

看呐,这是多么伟大的奇观!我,后羿,射落九个太阳!这将是流传永世的传奇!

059 神话中诞生的世界

虽然羲和故意装得很傲慢,但帝俊却很温和地对她说:“羲和,做我的妻子吧!”

064 逃狱专家无支祁

因为很久之前的劣迹,水神无支祁被囚禁在地狱某处。他自诩为“逃狱专家”,长年累月不断地逃逸—被抓回—逃逸……原因很简单:小小的水神希望能和妻子在阳光下漫步,哪怕一次也好。

077 外传·梦的彼方

眼泪是流星最宝贵的结晶,然而,他却对菊花仙子掉了泪……

089 天女之眼

因为期待那个人出现,渔家少女妙莹失去了光明;为了再看那人一眼,她毅然接受了天女之眼。然而流星却不会为她停留,甚至不会留下名字让她想念。本该是绝望的单恋,但她却抱着希望等待。别怪流星,但是,别爱上流星。

096 地狱里的光明

卞城王殿里,只有特定的人才能打开的房间里的东西;阎罗大王的秘书、双重人格的……望的来历……曾经消失在地平线上的最光辉的天神,也有重新绽放光芒的一刻。

131 无心

当本该属于她的人，把心交给别人时，紫夷决定不要虚假的幸福，她选择了永远做他的盟友，得不到他的心，却永远在他心里。

147 秦广王

为了和丈夫在一起，秦广王在地狱苦苦等候他的出现。但他却只是一味逃避。即便如此，她还是不会放弃，一次又一次为他闯入地狱。

162 冰莹

在地狱里资格非常老的冰莹，从来没有打算去人间。原因也很简单：人世间没有等待她的人。曾经属于她的一切，早已灰飞烟灭。

175 另一段姻缘

当红曲来到世间时，那颗流星也选择了为她回来。

185 新年天冥对抗赛

神仙漫长的生活中总有很多即兴插曲和常规娱乐。比如说，新年期间的比赛。

200 繁霜

喜欢音乐的鬼，和喜欢音乐的人。这不是恋爱，只是隔着空间的惺惺相惜。当其中一人消逝，另一个能做的事，只是面对面问候一声，消除对方最后的留恋。

208 忘忧草

一个是因为别人的罪恶而受到牵连的狐女，一个是因为高傲和自尊不肯承认自己感情的太阳神。直到失去记忆，他才直面自己的真心。

236 劫火殿

“年龄”困扰着白箬。她逃避比她年长的，也逃避比她年少的……直到很久以后，她终于不再逃避，在选择转生时，也选择了对那个人说出“是的，我喜欢你”。

257 结束，是另一个开始

正如阎罗大王说过的：不管是谁，总会回到这里。

270 回眸

追求着完美的霜岚，一次又一次和清寒回眸对视，仿佛冥冥中有人怕他们注视对方的时候不够长久。她找寻的完美在他这里找到了——他的爱让她完美。

275 上邪！

如果天天在一起，挽星未必会爱上她。也许，正因为从前天天在一起，才让他在分离后爱上了虚幻的云衣，才让他在俯瞰“永远”时，真诚地对她许下永远的承诺。

传 说

传说，在生灵转生之前，必须将它对世间的留恋涤净。它对功名的留恋，归于冥界动地殿；对情爱的留恋归于冥界拂水殿；对于人世的怨恨归于冥界劫火殿；对于世俗的烦恼归于冥界摇风殿……经过净化而无杂念的精华，称为“魄”。将魄与生灵合为一体的工作由转轮王完成，之后，此生灵即步入“六道轮回”。

然而，冥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混乱——拂水殿的司事拂水公不见了！

和他关系一向不错的劫火姬推断，拂水公也许是动了凡心，去了人间。这一下冥界就更加混乱：身为冥界执事的神妖鬼怪们不在生死簿之列，也就是说，拂水公的下落没了着落，必须等他自己回来！

阎罗大王知道以后大发雷霆，发誓如果那小子还敢回来，一定好好整治他。连一向偏袒拂水公的劫火姬也怨声载道：阎罗下令，拂水公不在期间，他的工作由劫火姬代管，这下大大增加了劫火姬的工作量。

就在大家都气鼓鼓的时候，拂水公竟然回来了！但事情却并没有就此了结，更大的麻烦出现在冥界……

传说，这只是个纯粹的“传说”……

但是，这个传说对某个人来说，不再是“传说”……



拂水殿

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稀奇古怪的人、稀奇古怪的事，大概是为了平衡考虑，世上也有许多平常无奇的事和缺乏幻想的人——原红曲无疑属于后面那一种。

别人缺乏幻想还情有可原。而她，原秋河的女儿原红曲，竟然能成为一个踏踏实实、彻彻底底的无神论者，实在不容易——她爸爸可是大名鼎鼎的神鬼恐怖片导演呢！而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爱讲鬼怪故事吓唬女儿……红曲之所以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，尤其不信神仙妖怪阎罗小鬼，据她自己总结原因，大概就是所谓的“物极必反”。

红曲从小就认定，自己的一生和鬼怪毫无干系，因为她如此缺乏与灵异沟通的天赋。原秋河强烈的第六感和惊人的想象力丝毫没有遗传给女儿，为此，红曲时常觉得对不起老爸。然而无论她如何努力改变，结果均以失败告终——她很奇怪自己的头脑怎么那么客观清醒，看着纸牌就是纸牌，看着星星就是星星，怎么也洞察不出其中的玄机，倒是成了天文爱好者协会的副会长。

然而在十九岁的最后几天，她的生活似乎有朦胧的变化。

比如说上个月的某一天吧，红曲正走在去自习教室的路上。淡淡的晨雾尚未消散，碧绿的柳枝在微寒的清风里颤抖——一切都是那么美好！红曲的心情也轻松到了极点。正在这时……

“你好！”——有人和她打招呼。

至少在循声望去之前，红曲是认为有“人”和她打招呼。但她立刻就不知该如何反应——没人教过她该怎么和头上长着牛角的中年男子打招呼！

他原本坐在柳树上，现在从树枝上跳了下来，冲红曲拼命挥手。如果不是他的头上有两只逼真的牛角，红曲只会把他当普通的变态。

这个古怪的家伙憨憨地笑了，似乎挺不好意思，结结巴巴说：“你已经能看到了吗？我、我是你看到的第一个？我、我想，先做个自我介绍比较好……”

但红曲没给他这个机会——她甚至没等到自己发出恐怖片中常有的那种

惊叫，就掉头逃跑，然后荣幸地成为心理咨询中心当天的第一个客人。

咨询医师静静地看着她，大概有二十多秒钟——这时间似乎不长，但足够红曲体验尴尬。

好在医师每天面对的都是有毛病的人，也不把红曲的遭遇当回事，从容镇定地开始分析：你最近有没有吃牛肉？有？这就对了。最近有没有看新闻？看了？这就对了。知不知道疯牛病？知道？好吧，我来给你做个心理分析：你看了有关疯牛病的新闻，而自己最近又吃过牛肉，所以心里觉得恐惧，从而形成一个潜意识的暗区，并且在遇到坏人的时候，自然而然把这种恐惧外化，内在的恐惧和外在的危险威胁合二为一，就看到一个长着牛角的人……你应该赶快报告保卫科，以免那个变态再出现在我们校园里！

原来是这样啊！红曲松了口气——还是科学有力量。

但不知为什么，从那之后，校园里和红曲打招呼的人忽然多了起来——而且全是非常亲切和蔼的陌生人。尽管有些莫名其妙，但她是天生的乐天派，所以一来二去，还认了不少熟人。

直到有一次，那个长发飘飘、常和红曲打招呼的姐姐站在梧桐树旁，友善地对红曲微笑，而红曲也开朗地冲她大声说：“你好！”——这个举动把同行的舍友弄得一头雾水，问她：“你跟谁打招呼？美女？在哪儿？”……

——红曲决定不去找心理医生。她怕自己会被送进精神病院……

如果问原红曲，她的生命中有什么意外之喜，答案无疑是“生日礼物”。

——或者说“意外惊吓”会更合适一些。

比如说吧，十九岁的礼物是一整套世界百年恐怖片大全；十八岁的礼物是一套三十多个各种姿势、栩栩如生的骷髅先生；十七岁的礼物是一个很可爱的僵尸丽丽，几乎和真人一样大，大概是造出来吓半夜来的小偷，却被实用主义者红曲当了衣架……每年她的生日，都是她父亲发挥想象力的绝妙机会。今年生日这一天也不会例外——至少在看到“礼物”之前，红曲是这么认为。

当她眨着眼睛，一路跟着爸爸来到书房，满怀期待地看着他时，其实已经把家里每个可疑的角落翻了至少两遍，想提前瞻仰一下神秘礼物，以免它真的很吓人，让自己在老爸面前失态——但这个搜索行动和往年一样，以失败告终。

爸爸明亮的眼睛里有一种红曲不大熟悉的神采——不是年年相似的戏谑、调皮和兴奋。他看来有些落寞，仿佛在隐忍着某种强烈的感情。这神采让他更加神秘，而他的言语也仿佛充满玄机：“现在还不行，你还看不到。等一会儿。”

难道是什么定做的东西，现在还没送到？红曲单纯的头脑中再想不出玄妙的解释。仅仅是这常规的猜测，已经让她十分好奇：“得等多久？”

爸爸摇摇头，眼中那古怪的神采越来越复杂。他的嘴角轻轻咧出一个有些苦涩的弧线，幽幽回答：“多久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按照我的第六感，钟声敲响意味着那个时刻到来。”他抬头看了看墙上的表，似乎是刻意避开女儿热切的眼睛。“很快就到了！还有二十八秒，你就能看到我平常看到的世界！”

红曲的心情为父亲营造的神秘氛围而紧张起来，脱口问道：“你平常看到的世界和我看到的不一样吗？”

“有些不同。”爸爸不知道想起什么，笑容笼上一层柔辉。“到底是希望你看到，还是不希望你看？我自己也不明白……离幽华门打开的时间，还有十秒。为命运之门倒计时吧。”

红曲家是市郊的一栋小别墅——老爸喜欢清静，所以在这里买了一套独门独院的住宅——一共有二十几个门，每个都被爸爸起了风雅的名字，像什么“跨虹”“窥月”之类的。但没有“幽华”，更没有什么“命运之门”。

红曲撇撇嘴，鼓着腮帮子看着表，心里盘算着：要是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一定和爸爸好好算这笔账——五十岁的人还神秘秘戏弄自己的女儿，太可耻了。

当秒针跳到父亲所说的时刻，红曲还没有觉悟到：那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出现了，她将告别平凡无奇的生活。

那一刻，一阵飓风从她胸前穿过，直撞得她眼前发黑、天旋地转，仿佛整个世界在瞬间扭曲。她曾经从有些小说上看过关于世界扭曲的描写，但此时此刻终于知道，那些描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！那种扭曲的感觉，根本没有任何文字能够描绘！

她唯一能想到的，唯一能说出来的完整句子只是：“爸爸！我很难受！”

“闭上眼睛！”这声音很平静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在和自己同处一室的父亲身上。

红曲因为痛苦而眯缝的眼中，隐隐约约看到处之泰然的父亲——他似乎习惯这种感觉，正冲她安慰似的微笑，仿佛在说：对于有经验的人的建议，最好照做。

渐渐的，就好像海潮从身边退去，风从身后吹过一样，那种可怕的感觉消失了。惊魂未定的红曲觉得，现在大概可以睁开眼睛……

书房还是书房，没有因为世界短暂的扭曲而一片狼藉；爸爸还是爸爸，眼中带着他今天特有的复杂情愫。

不同的是，刚才书房里好像没有这么多人……

红曲瞪大了眼，想说点什么，却没做到。

她知道自己的嘴巴一定张得老大，因为喉咙里“咯咯”的声响非常清晰地传了出来。她只能呆呆盯着这一群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的奇怪组合。他们当中不乏曾经出现在红曲周围的熟面孔——比如那个头上长角的中年人，他正在人堆里冲红曲羞涩地摆手，还是憨憨地微笑着。

“这都是谁？”红曲看着那家伙，终于勉强提了一个问题，一边问一边努力回忆有没有这样的亲戚。曾经把亲戚当作变态的难堪，让她忽略了一个更显而易见的问题：他们是何时出现在这里。

“各位！”爸爸冲那群人微笑着点了点头，“我来介绍一下，我的女儿原红曲！”

那群人中一个面目阴沉、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扬了扬下巴，态度有些傲慢，口气也十分挑剔：“承受了幽华门开启时的空间扭曲，又在短暂的瞬间恢复正常——看来她的灵魂确实足够强大。这样你就没什么遗憾了吧，拂水公？”

拂水公？那是什么玩意儿？红曲骤然听到许多不熟悉的名词，很想问个所以然，但大概是被陌生人包围的关系，她竟然不敢插嘴。

爸爸的眼中透露出毫不掩饰的悲哀。他拍拍红曲的头，好像女儿还是五六岁的孩子。“红曲，”他牵强地笑着，“我来帮你介绍几个朋友，以后你就要靠他们照顾了。”

啥？他们？红曲还没来得及问声为什么，就被爸爸的介绍吓坏——虽然爸爸每年要吓唬她无数次，但这无疑是历年来最成功的一次。

“这位是黑无常……”爸爸指着身穿黑色西服、大约二十几岁的高个年轻男子。小伙子虽然很英俊，但是面无表情，在一身黑衣的衬托下更显得阴沉低落。黑无常身边，身穿白色套装、笑得阳光灿烂的十来岁少年，是“白无常”；长着一对威风的虎牙，满脸大胡子，头上长角、曾被误认为变态的中年男子叫“牛头”；旁边一本正经、不苟言笑的长脸老人是“马面”；刚才说话的那个傲慢尖刻、留着连鬓胡、戴眼镜的大叔是“判官”；最后一个，也是唯一的女性，是一个和蔼可亲、个子矮小、满脸皱纹的老婆婆“孟婆”……

红曲不得不使劲咬紧牙关，才没让自己的下巴掉到地上。

“爸、爸，”红曲在头脑的一片空白中，艰难地搜索出几个字，“你是想告诉我：神话里的鬼神穿西装？”



温柔的白无常对傻呆呆的红曲微微一笑：“你不觉得我们穿西装很好看吗？鬼神的文明并非止步不前啊！而且你是秋河的女儿，是下一代的拂水姬，和你初次见面，当然要穿正式一点。比如说这家伙……”他指指身边的黑无常，“他穿的可是自己最好的一身丧服！”

穿丧服的黑无常一直沉默地看着红曲，仿佛在她的身上寻找什么……骤然听到搭档的话中提到自己，他那双深邃的眼眸静静一转，从红曲身上离开，一直皱着的眉头却拧得更紧了，压低声音抱怨：“是你建议我穿成这样！”

他们友好的浅笑让红曲渐渐放松，她干笑两声，好像恍然大悟：“你们的绰号是我爸爸起的吧？我爸爸就是喜欢干这么无聊的事情，竟然给朋友们起这么恐怖老套的绰号，一点创意都没有，听起来好像黑社会似的。你们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呢？”

……

沉默在一群人之间迅速蔓延，直到牛头长长吐了口气，最先表态：“我告诉过你们，她不相信。她以前还把我当作和疯牛病挂钩的变态。”——看来他还挺惦记仇。

“唔、唔！”马面马上点点头，“你本来看起来可疑。但她竟然质疑如此正常的我们，可见原红曲和档案上描述的一样——没什么想象力。”

孟婆依旧笑眯眯，“那又怎么样？想象力是可以培养的！小姑娘，你就叫我孟婆好了——别人都这么叫。”

红曲的脸庞抽搐着，不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。她不太习惯与初次见面的人如此熟稔，而对方好像已经对她非常了解。

判官一直摆着置身事外的架势，根本没理会他们的谈话，只是看看表，不失时机地提醒：“拂水公抓紧时间啊！”

红曲来不及问他“抓紧时间”是什么意思，就听到白无常认真地自言自语：“咦？我的名字是什么呢？哎呀，好几千年前的事情啦……黑无常，你记不记得自己的名字？”

好几千年?! 红曲的头发微微一紧，打了个哆嗦，全副心神都被他天真的笑容和诡异的问题所吸引。就见黑无常冷冷道：“想起来又能怎样？”

红曲惊疑不定地用目光向父亲求证，但父亲没吭声。他拉着红曲的手，离开叽叽喳喳的鬼神，到一边坐了下来：“女儿，我们家的历史，我从没跟你提过。今天我第一次给你讲，这也是我给你讲的最后一个‘鬼’故事……”

传说，地狱里的拂水公被尘世的情感迷惑，私自跑到人间，还和人间的女子生儿育女。当他对人世的虚伪狡诈感到失望而回到地狱时，他已经不是从前的拂水公。他的能力随他的血脉遗传给他的一个孩子，拂水公已经没有能力永远担任地狱里的职务……为了维持拂水殿的正常运作，阎罗大王决定，在拂水公的孙子成年之后，就把拂水公的儿子带到地狱，接替父亲的工作。就这样，拂水殿的运作就由拂水公的后代们一代一代掌管，而掌管拂水殿的人，只有当自己的儿女来接替时，才能重新步入轮回……

“我们就是地狱里拂水公的后代。”爸爸顿了顿，不顾红曲的诧异继续说，“按照我们家的传统，当一个人能看到地狱里的鬼神时，就证明他的灵魂已经足够强大。你能看到这些朋友，我也可以放心地去地狱接替我的母亲……”

而红曲，早就呆了。她只能勉强从爸爸的陈述中挑出几个关键字：“地狱”、“轮回”、“接替”……

“爸，你要去‘地狱’上班？每天能回家吗？”她磕磕绊绊地问，立刻听到周遭的鬼神们忍不住“咕”地笑了一声，还听到马面说：“虽然没有想象力，但她看起来挺有‘幽默感’。”

爸爸也笑了，但笑容却是一种深深的苦涩：“傻孩子，去了地狱的人哪有回来的道理——当我重新步入这个尘世，也就是你去拂水殿接替我的时候。”

“那不就是‘死’吗？”红曲的声音陡然提高，无法想象爸爸怎么能这样平静地讨论这个人类最关切的问题。“你在开玩笑？！”

爸爸大概很想安慰她，但他沉默许久，只想出一句话：“你还是能看见我，就像你能看到黑白无常……”

这个敷衍太没水准，红曲毫不犹豫地抗议：“妈妈也能看到你吗？不行吧？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——地狱给你发的工资在人间能不能使用？我和妈妈靠谁来养活？靠你这些朋友照顾？他们看起来一点都不可靠！”

“真不愧是拂水殿的血脉。”红曲听到白无常在一边小声嘀咕，“想问题的角度和普通人完全不一样。”

判官对这父女俩没止境的对话已经不耐烦，他上前拉开红曲，对她父亲说：“拂水公，该交代的话都说过了，我们该走了！”

“不行！”红曲挣脱了他的手腕，狠狠白了这个粗鲁的家伙一眼，“真没修养！还是地狱的官员呢。五岁的小孩子都知道不应该在别人谈话的时候插嘴！”

大约判官已经多年未曾受到这样的呵斥，在红曲劈头盖脸的教训中愣了愣，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讷讷地向后退了几步：“那、那就快点说……”

红曲瞪他一眼，阴沉地低吼：“我说得还不够清楚吗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想决



定我父亲的生死？没门！不准带走我爸爸，回到你们自己的地方去！”

那一瞬间，红曲胸中忽然涌起一股酸涩，带着伤感的怒气让她眼前发暗。不知是不是再次产生幻觉，红曲忽然听到了钟声——在“当当”的钟声中，空间突然再度扭曲，地狱的访客们掩饰不住惊讶，像风烟一般消失在扭曲的空间里。

书房又恢复了平静，餐厅里传来红曲妈妈快乐地歌唱：“祝你生日快乐……祝你生日快乐……红曲下来切……蛋……糕！庆祝又……老……一岁！”

红曲没在意母亲走调的歌声，只是紧张地盯着父亲的脸。直到他好好地长叹一声，红曲悬着的心才放下。

“傻孩子，”爸爸摸了摸红曲的头，说，“怎么能这样对待初次见面的朋友呢？”

“谁说他们是朋友？！”红曲气鼓鼓地叉着腰，脸涨得通红，“哪有朋友拖着人去死的！看他们的长相就不像善类。”

爸爸笑了，“我的教育方针果然没问题。你从小听惯了鬼故事，骤然看到地狱的执事们不仅不害怕，还能从容评价。可是世上哪有不死的人？！”

“那只能说明阎罗王太不讲理！”红曲鼓着腮帮子，愤愤不平地发表评论，“哪有为了让人给自己工作就让人家死的？况且，在地狱的奶奶也不会希望爸爸这么早去世。爸爸你将来会盼着我早早死掉，好让你去转生吗？”

爸爸正义凛然、豪情万丈地从沙发一跃而起，朗朗说：“当然不会！可是……”红曲还没添油加醋地乱感动，他又犹豫了，“你奶奶的想法谁能知道呢？她去世的时候还很年轻。我和你不同，我一出生就能看到那些冥界的执事，所以我母亲一生下我就死了……算到如今，她在拂水殿工作了将近五十年，也许她一直在等我……”

“不可能！”为了防止话题滑向阴暗面，红曲急忙打断爸爸，“天下不会有任何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健康长寿，奶奶肯定也是一样！”一口气说到这里，红曲觉得这个理由完全可以让自已理直气壮，于是匆忙总结，“一定是这样的！所以爸爸你要好好地活下去！以后别和这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来往了！”

爸爸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腼腆地挠头道：“那几乎不可能！因为我们家，就在地狱十八个入口之一的幽华门上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

“黑白无常时常要从这里出入，万一这块地方在意外事件中被破坏，他们会有麻烦。所以我把这儿买下来——他们通常都从花窖去来，不会打扰我们。”

话虽如此,但红曲已经开始后悔,不该在妈妈打算请风水先生的时候提反对意见……

——阎罗宝殿——

“这么说你们没有把秋河带来?”高高在上的阎王很平静地随口问了一句,却让下面站着的喽啰们在这意外的平静中一阵心惊。

“十九代拂水公很合作,但是二十代拂水姬拼命阻拦……”判官干咳两声,掩饰不住尴尬,如实汇报道,“她的怒气竟然使幽华门提前开放——她冲开幽华门之后,把我们全都推了回来。”

“这么说,二十代的拂水姬提前向我们证明了她胜任地狱执事的力量……二十代的拂水姬吗?”阎王捻着胡须,吟哦片刻,好像在追寻非常遥远的往事。“哦,是她呀!我和她有些渊源。经过七次轮回,她的性格竟然一点没有变!”阎罗大王呵呵大笑起来,“她的悲伤和怒气还是这么有威力!”

“陛下,”黑无常一直静立着没有插话,这时他的眉宇间微微一动,小心翼翼地问,“原来她真的是……”

“咳!”判官干咳一声,狠狠白了这个没眼色的黑无常一眼——大家正在讨论拂水公的问题,这家伙却想带着众人跑题。“陛下,如果没有什么事,我等先告退!今天还有很多的工作任务没完成,时间就是生命啊。”

“喔……”阎王好像沉浸在什么有趣的回忆里,心不在焉地说,“秋河一直把幽华门叫做‘命运之门’,对吧?他的第六感总是应验。也许,他的命运要从他女儿冲开这道门时,有所改变。”

红曲觉得自己再也不可能过以前一样的生活。

以前看到别人和自己打招呼,她还觉得挺美,总以为自己成了什么名人。现在却看谁都可疑。人家和她打招呼,她先低头看看那人在地上有没有影子——多半时候会发现没有。对于这类“人”,她实在不知该如何应对。

于是那个每天活蹦乱跳的原红曲,成了一个低着头走路的沉思者……

以前她总是住在学校宿舍,现在却风雨无阻每天回家——怕一个不留神,地狱那些卑鄙的混蛋会偷走她老爸——她成了老爸专用的守护天使。

不出几天,红曲就取得了舍友们羡慕的瘦身成果。

为她的变化担心的,除了老爸,大概就是那帮没影子、喜欢和别人打招呼的鬼——说他们喜欢和别人打招呼,一点也不夸张。红曲曾亲眼看过他们热情洋